

# 快雪堂法書

樂毅論

夏侯泰初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呂即墨為  
論之  
是以叙而

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

世人多以樂教不時拔呂即墨為心是以叙而論之

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無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

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

至公而毀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

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

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

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  
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  
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  
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  
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  
局蹟當時心於無并而已哉夫無并者非  
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  
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無  
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  
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我此兵不興於為  
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者於遐

也夫言齊以明莊主之義此兵不興於五  
利矣圍城而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者於遐  
邇矣舉國不計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  
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并列則幾於  
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緣城牧民  
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  
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  
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  
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  
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  
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  
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託心鄰國傾慕四

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  
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  
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託心鄰國傾慕四  
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  
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  
幸之變世所不畱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  
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  
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移敘傷之殘示  
四國之人是繼果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  
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嚮齊  
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  
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  
燕雖無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敵何

四國之人是經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  
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對齊  
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  
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  
燕雖無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敵何  
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乎哉顧城拔  
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顧業乖與變  
同由是言之樂生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樂毅論

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

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

勅審定及排類



同由是言之樂生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樂毅論

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

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

勅審定及排類

